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幽默小说

让大师的智慧点亮青春岁月



李文俊 编选

百家出版社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幽默小说

让 大 师 的 智 慧 点 亮 青 春 岁 月



李文俊 编选

百家出版社

选本序 李文俊

马克·吐温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作家，关于他的生平与创作已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与资料。这里只想对他总的情况作一简单的勾勒并介绍一下他的幽默小说。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村庄，四岁时随家搬迁到该州密西西比河边的汉尼伯尔，这是河上的一个港口小镇。

塞缪尔的父亲约翰·马歇尔·克列门斯是当地的法官，没有多少收入。他花钱买了田纳西州一大片土地，却一直未能得到收益。他开店亏本，给人作保又上当受骗。他没有多少科学知识与经济头脑，却空想发明什么“永动机”。以上这些性格上的弱点，似乎都为马克·吐温所继承。塞缪尔的母亲心地宽厚，机智聪明，对一切都有强烈的兴趣。她快言快语，讲起故事来极其生动。据说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两个男人

议论马克·吐温出生在何处。她听见后转过身去对他们说：“我是他妈妈，我应当知道，生他的时候我在场。”这话使两人一下子都呆住了。马克·吐温有一次说自己：“出国二十年，认识许多口才好的人，也听过他们说话，但是最后还是觉得在打动人与雄辩上，谁也敌不过自己的母亲——那位住在西部穷乡僻壤，没受过训练，没有技艺，默默无闻的小老太太，她具有那么美好的灵魂，那么宽厚的心灵与那么让人心醉神迷的舌头。”显然，马克·吐温也继承了母亲的稟性与才能。

汉尼伯尔是个发展中的小镇，去西部谋生路过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它是密西西比河西岸的一个码头镇市，而密西西比河当时算得上是“全国的公路”。每星期六都有班轮在这儿停靠。到时候一声“班船来了”，沉睡的小镇便会猛然醒来，大家都拥到码头上去观看。因此，闪闪发亮的大河、岸边的陡坡、小镇以及镇上居民与沿河上下行的各色人等便构成马克·吐温童年的世界。而这些后来也都进入他的作品，成为美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色彩鲜明的一个部分。

马克·吐温的父亲在1847年亦即小塞缪尔十二岁时死去，塞缪尔的学校生活又勉强维持了两年，接着他便进了印刷厂当学徒。1853年他离开家乡到外地（也包括首都华盛顿）去当印刷工人。1858年，在从辛辛那提到新奥尔良的路上，塞缪尔迷上了在密西西比河上当领航员的生活，他遇到了贺拉斯·毕克斯比，便拜这位有名的领航员为师。1859年塞缪尔获得驾驶执照，当上了正式的领航员。他一直干到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密西西比航运业凋敝下来为止。这四年的河上生活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他的笔名就是从船上劳动中得来的。“马克·吐温”原意是“两浔”，即十二英尺，这是行船时负责测量水深的船员嘴上得经常喊叫的一句话。倘若水深不到两浔，轮船就有搁浅的危险。领航生活使他熟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马克·吐温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真实的故事，他后来说：“每当我再小说或者传记里发现一个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时，我总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从前见过他——在船上遇见过。”

吐温在汉尼伯尔时就常听人胡侃。那里的居民没有太多的文化生活，“侃大山”成了他们主要的文娱活动。在船上，他又进一步接触到西部幽默、滑稽的口头文字。那些极度夸张、异想天开的情节最投合他的口味。日子一长，他自然也掌握了讲述故事的本领。

密西西比河航运业一蹶不振，马克·吐温只好跟随哥哥奥里昂进入西部，到内华达去寻找出路。在这里他参加过各种找矿活动。金银矿没有找到，他却发掘到了另一种矿苗——西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把当领航员时积攒起来的钱都用完，发财的希望成为泡影后，马克·吐温只得进一家报馆去工作——他毕竟在印刷厂干过，也算与文字工作沾上点边儿。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就是他写作生涯的开端，除了当记者写些报道之外，他也开始写幽默故事，当时报界有登这类小文章的风气。马克·吐温在西部时也开始做幽默演讲，这

种类似我国的“单口相声”的表演显然很适合他的天性。他逐渐琢磨出一套技艺：怎样绷着脸自己不笑，怎样装傻充愣，怎样推上高潮，最后又怎样“抖包袱”。巡回演讲逐渐成为他的第二职业，他后来正是靠这项活动还清自己因盲目投资而欠下的大笔债务的。

1867年，马克·吐温搬迁到东部去为纽约的一家报纸工作，这一年，他出国访问了法国、意大利与巴勒斯坦。1870年他与奥丽维亚·兰登结婚并迁至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定居。这之前，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傻子国外旅行记》(1869)出版。这是一部记述1867年国外之行的游记，结构并不严谨，却充满了许多逗趣、轻松的故事。它一方面满足了当时美国人对国外事物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挖苦地指出了欧洲的一些不见得先进的地方，这对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盲目崇欧思想是起了作用的。这以后马克·吐温再接再厉，又写了形式、体裁相似的《艰苦生涯》(1872)与《密西西比河上》(1883)。《艰苦生涯》记叙了吐温在内华达、加利福尼亚与夏威夷的经历。《密西西比河上》则是对自己当年河上生涯的回忆，有些章节写得饶有诗意。稍后出版的《赤道环游记》(1897)也属于同类作品，是记叙1895—1896年吐温偕妻、女的环球旅行的。

马克·吐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与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合作的《镀金时代》(1873)。整本书结构松散，有些章节写得像很差的感伤通俗小说。但是在书中吐温塑造了一个令

人难忘的人物——彬彬有礼、慷慨好客、虽贫无一文但充满轻易致富幻想的赛勒斯上校。书中也抨击了当时人人想快快发财的拜金主义与政治上的腐败现象——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狄尔华绥，他满口仁义道德，其实投机欺诈，无所不为。因为有了这本书，人们常把内战后的那段时间称为“镀金时代”。

接下来吐温创作了两本流传极广的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如果说前一部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作品，是“关于童年的一首牧歌”的话，那么后者却显然已突破儿童文学的范畴，成了对种族平等、人性尊严的一曲颂歌。马克·吐温自己说，在这本书里，“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作者笔下的哈克贝利不受所谓“文明”的污染，以自然的眼光观察事物，通过他的眼光，宗教上的、封建的落后现象被揭露得格外尖锐与深刻。书中的哈克最后宁愿自己“下地狱”，撕掉了证明他的黑人朋友吉姆奴隶身分的信，决心帮助吉姆获得自由。《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除了内容上的民主性之外，叙述语言上采用了纯粹的美国口语也是一大特色，这一点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之前，美国作家都用英国书面语言写作，这总与美国生活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以后，美国作家都循着吐温开辟出的道路前进。所以，托·艾略特说这部小说在英美两国开创了新文风，是“英语的新发现”。他还认为哈克贝利·费恩的形

象是永恒的，可以同奥德修斯、浮士德、堂吉诃德、唐璜、哈姆雷特等相比。海明威则说“全部美国文学起源于马克·吐温的一本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书……，这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福克纳也说：“舍伍德·安德森可以说是我这一代美国作家的生父，代表了美国文学的传统……德莱塞是他的兄长，马克·吐温则是他们两人的父亲。”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马克·吐温的创作进入后期。他写了几部讽刺小说，如：《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这是对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1485）的戏拟仿作，是一部幻想小说。书中让一个铁匠出身的十九世纪美国人倒退到六世纪的英国去生活。书中两种文明的对照使一些弊端更显得突出，而在艺术上也获得了一种荒诞性的喜剧色彩。《傻瓜威尔逊》（1893）通过一个两个婴儿对调的离奇故事，说明白人并非生来优越，黑人也不是天生愚昧。从1900年发表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可以看出，马克·吐温早期欢快的幽默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深恶痛绝的悲愤情绪。这以后，马克·吐温的愤世嫉俗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人类在一定意义上还不如动物。他说：“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丑恶的。在世间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最凶残——这是一切本能、情欲和恶习中最下流、最卑鄙的品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他并非出于什么目的，而只是意识到他能够制造它而已。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才具有卑鄙下流的才智。”从一个长

时期给社会带来欢乐的老人那里，我们听到了这样沉痛的声音，这是一个悲剧，也说明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克·吐温晚年还写了不少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种族歧视措施的政论。例如，他曾声援中国的义和团，并声称“我也是义和团的一员”。

1835年，马克·吐温诞生那一年，哈雷彗星划过长空，人们预测它将于1910年返回。马克·吐温曾说他将随这颗彗星而去。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出现，四天之后，马克·吐温果真离开了人间。他留下了一些稿子与口述的自传，这些作品后来都被整理出版。

下面再谈谈马克·吐温的幽默短篇作品。我们已经知道，马克·吐温从小就生长在美国幽默文学的诞生地中西部。他在小镇与轮船上的“龙门阵”里受过培训。他在西部报纸上练习过笔。又得到当时很负盛名的幽默作家阿·华德与布·哈特等人的点拨。他不但笔头上了得，而且还能登台表演，是个“讲笑话的好手”（鲁迅语）。他的成名作即是一个幽默的短篇小说《十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1865）。这篇作品阴差阳错，没有能在西部地方报刊上发表，却被转到纽约大报上刊登，这就使马克·吐温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写这类作品，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来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这些作品一部分是小品，别的则是短篇小说。但是不少作品界线难以区分。美国的马克·吐温研究者查尔斯·

奈德干脆说：“区分某些作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作者自己性格的特征在它们之中是如此强烈，其内在的价值的强度使它们超越了文学样式的分类的要求。”

说到马克·吐温幽默的实质，伯纳·萧曾在写给马克·吐温的一封信里说：“我相信将来写美国历史的人会发现你的著作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法国的史学家重视伏尔泰的政治评论一样。我对你这么说，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一个牧师说，‘说实话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这句隽语是你教给我的。”马克·吐温在另一个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实话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让我们节省点儿使用它们吧！”这说明幽默的核心在于点穿真相。这一点又与马克·吐温幽默创作背后存在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有关。有一次马克·吐温说到上世纪末一些红极一时的幽默家，如阿蒂默斯·沃德和乔希·比林斯等，他不胜感慨地说：“那时候，这些人为数当在四十位以上，他们的文章一出，人们都广泛地传诵，然而，曾几何时，如今已经不听人提到他们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快被大家淡忘了呢？这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幽默作家而已。‘仅仅是幽默的’作家是不可能遥远弥存的。幽默只是一股香气，一些点缀装饰。它往往只是一种在语句和缀字间的新巧花招，像我们在阿蒂默斯·沃德、乔希·比林斯、纳斯比等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时尚瞬息变迁，而这些人的声誉也就随之消失，有的人说，一部小说只能是一件艺术品，你绝对不可以再在它里面说教，绝对不可以再在它里

面教导读者。这句话对于写小说也许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写幽默文章就不尽然了。写幽默文章时，是不可以公然地教导读者，是不可以公然地向读者说教，然而，如果你要这类文章长远流传，那它们就必须既是说教的又是教导的。当然，这里我所谓的‘长远流传’，那意思也只是说流传三十年罢了……我本人一向是说教的，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名气才能持续三十年至今不坠。如果幽默的语句会不期然而然地来到，那时候我就让它在我的讲道稿中占一席地位，但是我不只会只是为了幽默的缘故而写出一篇讲道稿，不管幽默是否准备进入我的讲道稿，我是照样要将稿子写出来的。”

这里所说的“说教”与“教导”，当然不是指生硬地板着脸讲大道理，而是说要“寓教于乐”，幽默后面总应该有一个严肃的主旨。从根本上说，这主旨必须是“说实话”。幽默不是小丑般的肆意逗趣打闹，更不能“打哈哈”，散布“谎言、做作和欺诈”。这后面三个词儿来自英国幽默作家萨克雷的一段话，据说马克·吐温很欣赏下面所引的他的这段话：“幽默作家承认自己要唤醒和指点你爱谁、对谁要好心——唤醒和指点你去蔑视谎言、做作和欺诈——唤醒和指点你对弱者、穷人和不幸的人要仁慈。”马克·吐温的幽默作品不仅仅像他自己预料的那样流传了三十年，而且一直流传至今，不仅仅在美国被广泛阅读，而且也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方式道出了普通人心声。

目 录

选本序	李文俊
修表记	001
如何讲故事	007
布洛克先生写的新闻报道	015
车上人吃人纪闻	020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件始末	034
竞选州长	045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053
坏孩子的故事	062
看画	067
光荣的事情	070
好孩子的故事	074
华盛顿总司令的黑人亲随	080
神秘的访问	087
漫谈理发师	095
奇特的旅游	101
田纳西的新闻界	109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118
一百万镑的钞票	127

修表记^①



我的那只漂亮新表起初一直走得很好，十八个月中从没慢过，也没快过，更没停过；那里面的各个部件也都完好无损。因此我不免认为，它在每天时间的判断上的确分秒不爽，在结构组织的完美上更是足堪不朽。但不幸的是，它终于在某个夜晚停了下来。对此我真是悲恸逾恒，大有熟人前来报凶，大祸临头之感。不过日子一长，我也就慢慢振作起来，于是经常凭着约摸，定定表针，早将胸中的种种疑团迷信一扫而光。不久，我跑进一家大珠宝店去对对准确时间。店主从我手中接过表去，给我对好。接着他道，“表慢了四分钟——它的整时器需要紧紧”。我马上想拦住他——想让他知道这只表在时间上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但哪办得到；这个白薯头脑所懂得的就是慢了四分，所以那整时器必须紧上一紧。因此尽管我在一旁急得直跳，哀求他手下留情，他还是面不改色

^① 本篇为马克·吐温早年作品。

和手毒心狠地干下了那桩可耻罪行。

于是我的表走得快了起来。而且一天快似一天。不出一个星期，它已经病得发起高烧，脉搏的温度在背阴处也已跃到一百五十。到了两个月将尽，它早已将全城里的大小钟表统统抛到后面，比历书上的日子超出十三天还有余。它早已提前入冬，独自个儿去赏雪，尽管人间此刻还是晚秋，落叶乱飘。在它的带动下，我不得不赶凑房租，赶结帐目，赶办一切事务，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达到全然无法容忍的地步。我只好将它拿到一家钟表商处去修理。表商问我，这表以前修理过没有。我回答说没有，它一直好好，不用修理。他听到后，一脸奸相，透出暗喜，于是急忙撬开表壳，抓起个小骰子盒^①戴到眼上，便瞅了起来。瞅罢讲道，需要擦泥上油，另外调调——一个月后来取。

经他这样一番除垢上油以及调节之后，我的表又开始慢了下来，慢到以后滴答起来，其音悠悠，有如叩钟。在行动上，我开始事事落到时间后面，变得出门误车，对客爽约，甚至赴宴逾期；我的表还常将那例来的三日宽限^②拖长到四天五天，结果弄得讨债的人前来责骂；我自己也渐渐被拖向昨天，拖向前天，甚至拖向一个星期之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突然憬悟到，我已成了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仍然徘徊在那上

① 指放大镜，幽默说法。

② 西俗债务到期，一般至多可再拖欠三日。

上个星期之中，整个世界已经从我的面前消失不见^①。说来惭愧，我甚至察觉，内心深处，我已经与博物馆里的木乃伊隐隐产生感情，亟欲与他们一通款曲。

我于是又去了一家表店。等的工夫，店家已把表全部拆散，然后讲道，表的发条匣子“发了胀了”^②。三天之后可以修复。

在这以后，这只表只能说是平均来讲，走得还好，但却决不是万事大吉。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它那里边简直是在闹鬼，又是吵嚷，又是吼叫，又是呼哧，又是咳嗽，喷嚏不断，鼻息不停，搅得你意乱心烦，不知如何是好；在它这么折腾时候，天下的确没有第二只表赶得上它。但过上一阵，它又会渐渐慢了下去，晃晃悠悠，不慌不忙，于是被它甩到后边的钟表又都一路追了上来。不过看看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将尽，它又会一阵疾步，风驰电掣般地飞奔裁判台前，正点到达，分秒不误。它拿给人的是它那倒了不错的平均数值，现在职责尽到，谁又能说人家干多干少！但只是平均准确，在表来说，却决不是什么突出美德。于是我又携带上它另去表铺。铺里人说是中枢梢^③发生断裂。我回答道，只要不太严重就好。说实在，我

① 这里当然属纯夸张。

② 这里显然要说修表的人在说外行话，因为他把医学上的名词用在修表上面。

③ 这里将机车上的术语按到表上，也是为了说明修表的人纯系外行。

根本不知道那中枢梢是什么。只是当着生人面前，又岂可表露无知。

那中枢梢是修理好了，但是既有所得，也就必有所失。它成了这种情形，就是一会走走，一会停停，再走上一阵，再停下一阵，如此等等；至于那短暂快慢，已经完全听凭它去决定，再也无从过问。而且每次发动起来，简直像子弹出膛一般^①，坐力很大，震得胸口发疼。因此好几天来，我不能不戴上护胸，以保安全。最后我只好再去找人修理。店家把它全部拆开，拿起那残骸在他镜下翻来覆去地检视了一遍，然后宣布，它的微力发火机出了毛病。但他终于把表修好，于是再次给予了它一个效力机会。

这回表的走动好了，只是每当走到十点差十分的时候，它的两个走针却突然重叠起来，仿佛一双合并的剪刀那样，而且从这时起，两个针便紧贴一处，同时走动。这样哪怕世上年纪最大的人见了也会弄不清一天的时间早晚。于是我只好再修。修理的人指出是表的玻璃蒙子塌陷所引起，再有大发条也翘了。另外还讲，部分零件需要换底^②。

这样，一切又都修理就绪。从此我的这个计时仪器倒也在各方面表现得并无特别异常之处，只是往往当它平安无事地一连气工作上七八个小时之后，它里边的每个零件

① 将表的振动比作“子弹出膛”，也是纯属夸张。

② 意在表明修表人是个鞋匠出身，他修表就像鞋匠给鞋换底那样。

却会猛地全部变松，放出蜜蜂般的嗡嗡嘤嘤之声，顿时表上的几个走针也都一齐飞转起来，而且转得那么疾迅，它们的个性全部消失，谁也辨不清哪个，只仿佛是一面纤细蛛网密密地张在表上。这样不消六七分钟工夫，它已经像是放脱了轴线似的，把未来的二十四个小时全给放光，然后砰的一声，停在那里。我怀着异常沉重的心情，再次去找表商，而且这次拆的时候，两眼一定得紧盯不放。我还准备将他着实地盘问一番，因为事情确已发展到了严重地步。这只表当初买时所费不过二百余元，但是修它的费用早已高达二三千元。就在我等他和看他修的时候，我突然认出这表匠原来是个熟人——早先曾在一个汽船上充过司机，当然也绝不是什么高明司机。正像其他表商那样，他也是照例先行检查一番，然后便以那同样自信的口气对它的病况作出如下判断。

他道——“主要是冒气太多^①——你该把这活动扳头挂到安全阀上去放放气！”

听到这话，我当场将他击毙，然后自己出钱掩埋了他。

我的一位名叫威廉的长辈(可惜如今早已下世！)便常好讲，一匹好马，只要从来没偷跑过，就总是一匹好马；一只好

^① 这里修表人把汽船上的名词全都用在表上，当然也是个十足外行。